

# 千秋画品

倪云林所谓“逸笔草草，不求形似”、“聊写胸中逸气”的说法，正是对“逸品”最直亮的诠释。

□ 撰稿 | 喻 军

时人论画，常把不尚细谨、简淡文气一路风格称为逸品，想必多半出于不拂人情面的方便说。

“逸品”作为美学概念，有其超拔的地位，不妨回溯一下它的理论起源：首先，按“品”论书画，始于南朝。梁庾肩吾的《书品》和同时代钟嵘的《诗品》、谢赫的《古画品录》一样，都采取了按上、中、下三品或六品论书画（诗）家的形式。

事实上庾肩吾搞得还复杂些，乃三等（每等又分上、中、下三品）九品。但再完备的理论体系，也必然存在被进一步拓展的边界。唐朝的李嗣真写了一本《书后品》，其突出的理论贡献是在庾肩吾所谓“上上品”之上，单独列出了“逸品”一品。后来唐张怀瓘在他的《书断》、《画断》中，又列出了“神”、“妙”、“能”三品；朱景玄的《唐朝名画录》、张彦远的《历代名画记》等，都对这一理论作了精彩的阐发，但均没有把“逸品”置顶。直到北宋的黄休复，在《益州名画录》中把各家之说熔于一炉，提出了“逸”、“神”、“妙”、“能”四格，“逸格”再次居首，这才鼎定了“逸品”的超拔地位。

如何解读这“四格”或“四品”呢？常听人说，某某画家画什么像什么，如北宋刘道醇在论及“能品”时所说的那样：“妙于形似、长于写貌”；黄休复认为“形象生动者，故目之曰能格尔”。说实在，要达到“能格”也并非易事，但不得不说“能格”在中国历代关于画品的论述中基本都“忝列末席”。

张彦远在《历代名画记》中，把“能格”诸如“精”、“谨细”之类的表现形态排在四、五等之列。对于“妙格”，黄休复阐释如下：



倪瓒《六君子图》

“画之于人，各有本性，笔精墨妙，不知所然。若投刃于解牛，类运斤于斲鼻。自心付手，曲尽玄微，故目之曰妙格尔。”这个“妙”具体来说就是不可“空陈形似，空善赋彩”，却“气韵不周、笔力未遒”。

这让我想起很多绘画作品，乍看之下，画得很精美、很“像”，但在笔墨气韵上乏善可陈，远不能通达“妙”境。如果绘画仅停留在形似这一层面，那么摄影便立显其优势，绘画的存在岂不可有可无？

再看“神品”，我理解为是指无间心手、以技进道、形神兼备、才气焕然之作也。明陶宗仪《辍耕录·叙画》所说“气韵生动，出于天成，人莫窥其巧者，谓之神品”堪为切中肯綮之论。

至于“逸品”，以为“任运成象”（荆浩）、“纯任自然”为其必备的特质。“逸”本指一种生活形态，有清逸、飘逸、高逸、放逸、超逸等种种特性，但归结为根本的一点，便是“合乎自然”这四个字，惟其如此，才容不得一丝造作和矫饰。

“逸”的精神内涵，是“上与造物者游”（庄子），也和《文心雕龙》所谓“嗤笑徇务之志，崇盛忘机之谈”的魏晋风度十分契合。“笔简意永”乃逸品最突出的特点之一，与名教之繁、表达之缛必有不类之差池。有时，为了表达的传神而不得不放弃细节的刻画，才能通达笔不周而意周的平淡境界。

“妙”、“神”、“逸”三品都与道家精神贯通，在这里，“表现”与“写意”不悖，倪云林所谓“逸笔草草，不求形似”、“聊写胸中逸气”的说法，正是对“逸品”最直亮的诠释。■

## 信息

### 铭心妙相：龙门石窟艺术对话特展

近日，“铭心妙相：龙门石窟艺术对话特展”在上海大学博物馆举办。展览展出27件龙门石窟研究院特藏和16件当代艺术作品。千年前的北魏“龙门二十品”、北魏至唐代的造像与当代艺术家的作品，将在展览空间中，与当代观众对话，展现古代石窟与碑刻艺术的永恒魅力。